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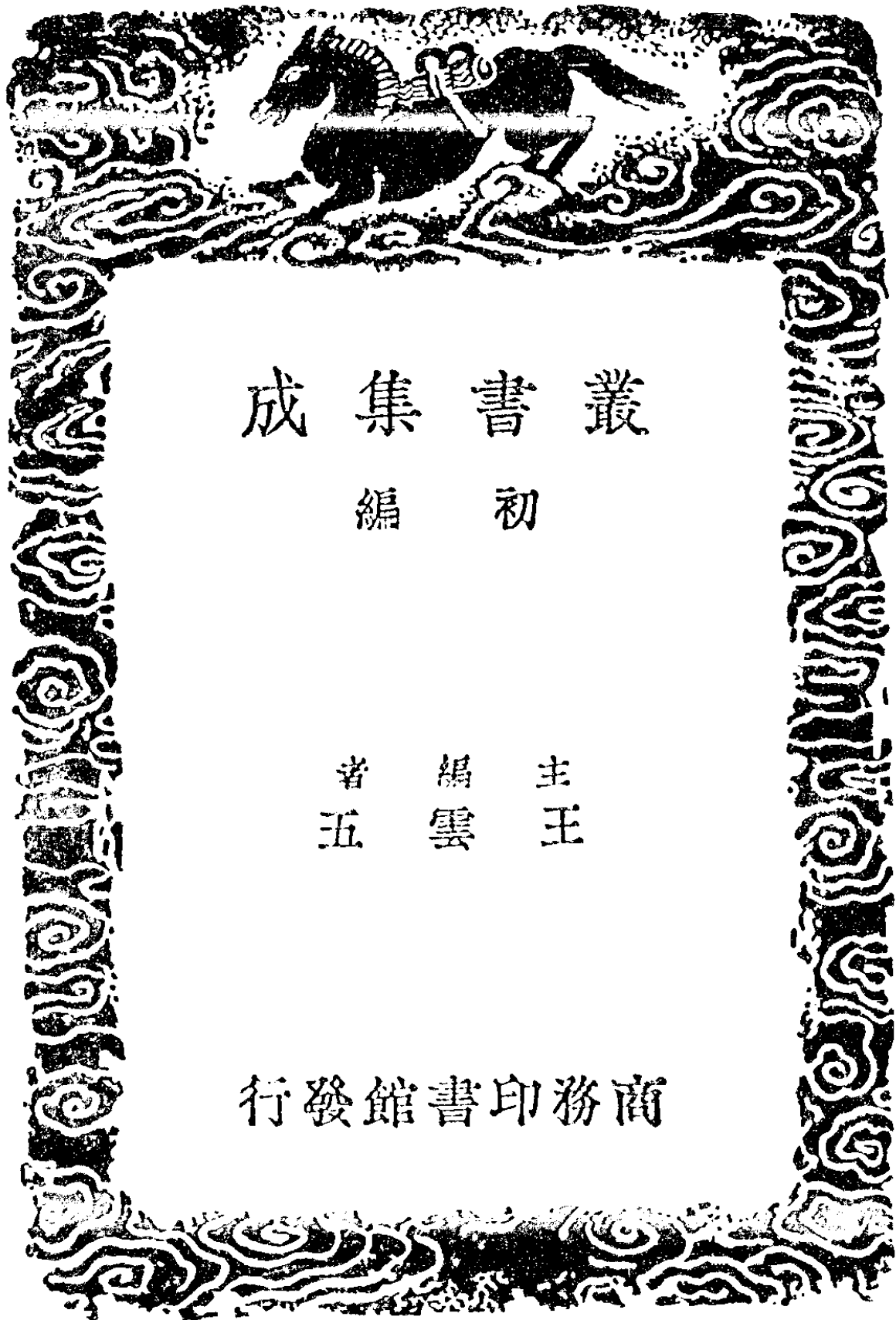
塞西沙涼西

外河

州州河

雜舊

識事記記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 河 記



3 0646 4794 8

喻 歸 纂

本館據二酉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185
12/
3181

西河記序

西河記序

按隨唐志。西河記二卷。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廣韻作二卷。喻作諭。晉樹。蓋記張重華事也。十六國春秋。晉遣侍御史喻歸。拜張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華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西河記作於此時也。今存者祇數則。余撮而錄之。以備佚簡。姑咸記二事。並附于末。



50673

西河記

晉 侍御史豫章喻歸纂

清 武威張 澍輯錄

故臧匈奴故蓋臧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初學記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張駿立證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綠色，駿因作鑄銅龍以厭之，後卒不勝此

殿 太平御覽

澍按：吳淑事類賦注引末句云：駿尋卒。又一本引池下無水字，晝下無日字，因作卽勝作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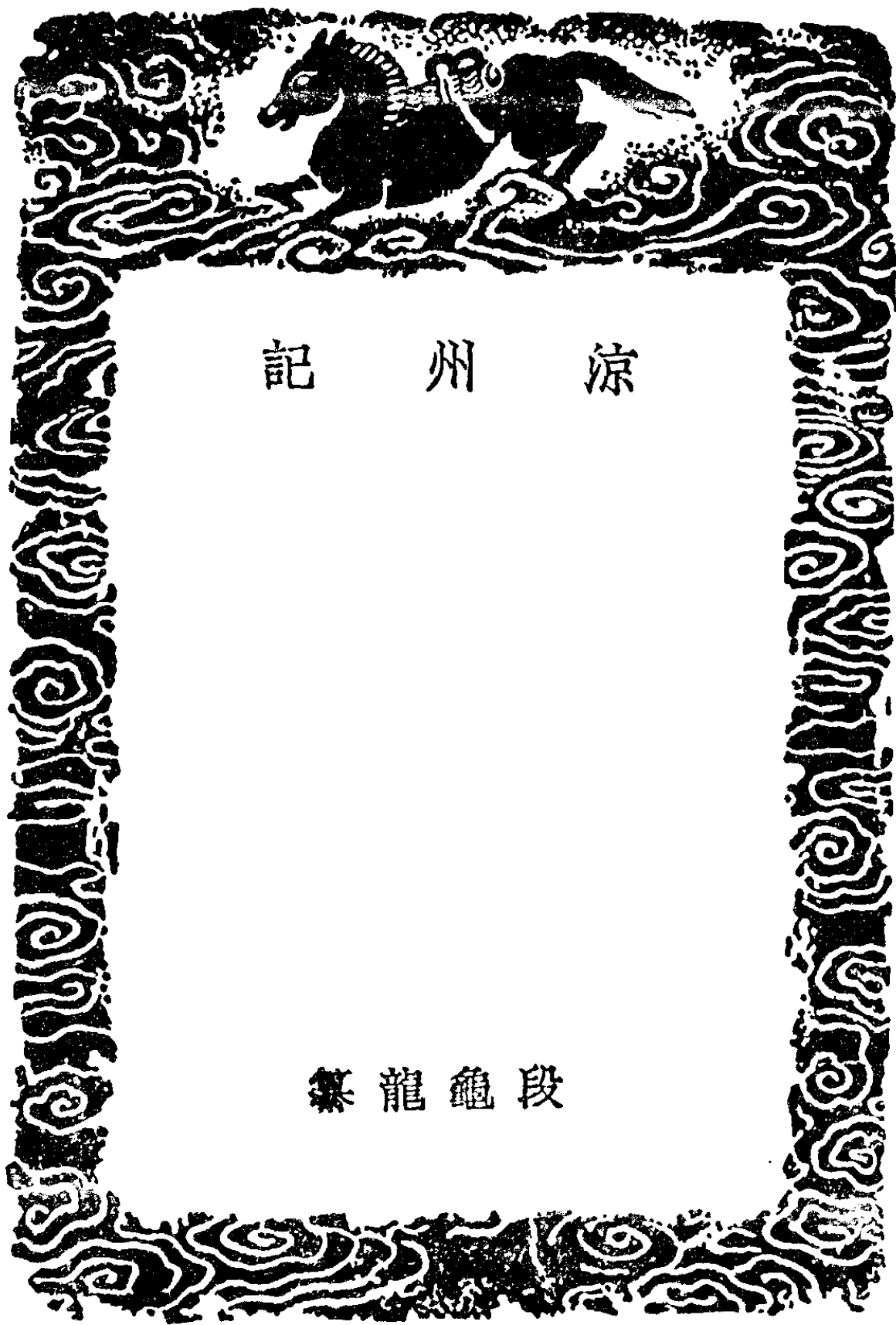
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加細布裳，著纈襦襖，以外國五色錦為袴褶。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

澍按：一本引布裳下有且為戎狄姓五字。

貸我東牆，償我白梁。漢書注 史記索隱 齊民要術

趙倫妻死，遺雪竹搔頭階下，不數日化為楊梅，華朶如撒，時人異之。太平御覽 引姑臧記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太平御覽 引姑臧記



涼州記

段龜龍纂

涼州記

本館據二酉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涼州記序

考隨志。僞涼右僕射張諮。寫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唐志作十卷。世說注引張資涼州記。又僞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纂涼書十卷。亦記張軌事。史通外篇云。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軍將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纂涼記十二卷。又云。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各著涼書。昞卽景。唐諱昞。改景。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闕漏。謙之乃修涼書十卷。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上獻涼書十卷。史通又云。宗欽涼記。記沮渠氏。隨志有拓跋涼錄十卷。無纂人名。唐志入編年類。史通外篇云。失名記禿髮氏。若段龜龍涼州記。乃記呂光事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或作西涼記。或作涼州記。隨志八卷。唐志云十卷。余輯得二十餘事。內有張諮涼記二則。赫連氏涼書三則。蒙遜涼書二則。亦附於末。

涼州記

北涼著作佐郎段龜龍纂 清 武威張 澍編輯

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沈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太平御覽

澍按：光略陽氏人。呂婆樓之子。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遂以光爲名。寅字當作囚。囚字古作突。囚形近而誤。

呂光左肘生囚印。及征南城。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光伐龜茲。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城南五里爲營。肘囚印成文。此止云征南城。未分析。

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貢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太平御覽

呂光時。敦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初學記

澍按：十六國春秋。後涼錄。宋歆姑臧人。藝文類聚。引無宋歆二字。此係太安三年事。

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於陽川。令蓋敏室。太平御覽

澍按：蓋一引作郭誤。後涼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賦及詩者凡百餘人。

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元麟嘉。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作金澤縣。藝文類聚引元作年。此時為晉孝武大元十四年三月。光即三河王位于南郊。置百官改元也。

呂光太安三年。白燕游酒泉郡。黑燕列從。藝文類聚

澍按太平御覽引三年作年間。又按後涼錄作太安二年秋七月。白燕翔于酒泉。衆燕成列而從之。此作三年訛。

呂光稱王。遣使市六璽於于闐。太平御覽

澍按此麟嘉元年事。又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

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濠水北。大鴛所到。蟲尋殞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藝文類聚

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太平御覽

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郭磨反叛。磨以箋書招誘楊軌推為盟主。軌性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於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于休屠城。與磨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為盟主。程肇諫云云。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郭磨略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磨遂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

視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靡意氣喟然。太平御覽

澍按。郭麐西平人。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為太史令。為興殺。

呂光時。州人陳冲得玉璽。博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北堂書

澍按。後涼錄。陳冲作陳平仲。博作廣。光澤無文。作直看無文字。又按此太安三年事。

呂光時。有任射者得罪。澍按。後涼錄補此二字。自匿為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巧。王爾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任射運巧致思。土木俱正。太平御覽

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續立。戲弄羅什。或共棋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後續弟字曰胡奴。果斬續頭。太平御覽

澍按。續後涼錄作纂。為呂超所殺。超光弟寶子。小字胡奴。一引作秦記。

呂纂咸寧二年。夜見龍出東廂井中。行大殿前。蟠臥。旦見其麟甲足跡。尚有溼處。太平御覽

澍按。呂纂一引作慕容氏誤。又按後涼錄。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改為龍興門。

呂纂咸寧二年。胡安瓌等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篴。珊瑚

鞭、瑪瑙鍾、黃金勒。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胡安瓌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誅璩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璩。繕修其墓。太平御覽又引云。盜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又引云。有人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又引云。胡安瓌等發張駿墓。得瑪瑙鍾、白玉樽、受三升、琉璃榼。

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恤。纂曰。不有直亮。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太平御覽

澍按。後涼錄。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穎諫云云。

呂纂常與左右。因醉騁馳游獵。或馬奔於坑塹之間。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槩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

澍按。初學記引云。纂漸馳游獵。或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所引不全。據十六國春秋補之。宜憶。後涼錄作遠思。

隱王張美人生色壯豔。出家爲道。呂隆逼之。乃自投張掖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太平御覽

澍按。張氏敦煌人。隱王呂紹之美人。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爲沙門。

呂纂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澗按呂纂一引作呂光。

永嘉五年。枹罕令嚴羌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風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
北堂書鈔

澗按太平御覽引作前涼錄。

李暹三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暹爲之序。
太平御覽

先酒泉南有銅駝山。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
太平御覽

澗按一引作北涼錄。

焉支山在郡西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一名崩丹山。
太平御覽

澗按郡指酒泉。酉陽雜俎言祁連有四味木。未審卽五木否。又一引無末五字。

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太平御覽

澗按西域記云。西海南有青鹽池。鹽方半寸。食味甚美。真臘記云。山間有石。味勝于鹽。可琢爲器。梁杰公傳言交河之間。掘磧下數尺。有紫鹽。如紅如紫。色鮮而甘。其下丈許有豎珀。北戶錄張掖池中生桃。華鹽。色如桃華。隨月盈縮。今寧夏涼州地。鹽井所出青鹽。四方皎潔如石。山丹衛卽張掖地。有池產紅鹽。色紅。此二鹽卽戎鹽之青赤二色者。

祁連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酪特好。酪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渴者。輒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見。太平御覽

澗按。唐書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修仁獻百年酥。云飲之可延壽。

昌松縣有鸞鳥城。魏改爲神鳥縣。張軌時有五色鳥集於其處築城。藝文類聚

張天錫字公純。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纂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尙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澗按。晉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又按世說新語。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澗按。此二則係張謠涼州記。世說注引之。附于此。又按晉書。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于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向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鷓鴣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赫連勃勃北游契吳而嘆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海，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壯麗者也。太平御覽

可藍山一名都盧山，皆涇水源，與笄頭山連亙。赫連定勝光二年，敗於涼州，登可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乎？太平御覽

澍按可藍山在平涼縣接百泉界。

赫連定據平涼，登此山，有羣狐繞之而鳴，射之竟不得一，定乃嘆曰：咄咄，此亦怪事也。太平御覽

澍按以上三則係赫連氏涼書附錄之。



沙州記

段國纂

本館據二酉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沙州記序

按魏書、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宋新亭侯段國所繕沙州記。卽唐志之吐谷渾記也。原二卷。今亡佚甚多。特就所見鈔之。又錄太平寰宇記吐谷渾始末。以補其闕。

沙州記

宋 新亭侯段 國纂 清 武威張 澍編輯

澆河西南百一十七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糲。千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焉。太平御覽水經注

澍按。澆河城一名故廓城。相傳趙充國所築。晉永寧時。拜吐谷渾主阿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城公。即理此地也。水經注。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又云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特角。

鹽城東北三百里。有層城。城臨洮水。建初三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水經注

西宏城東有西鹽城。因山為名。可容八百餘人。太平寰宇記

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水經注

澍按。後漢書馬防傳。注。東洮即索西縣故城。在今岷州。政和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水城。又按後漢書注引。百上有一字。

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壺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初學記 御覽 水經 太平

澗按太平御覽即作為則作即。又按酈善長說墊江即山海經之白水。山海經白水出蜀。郭景純注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壺臺即西傾之異名。

洮水出壺臺山東。壺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會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太平御覽

枹罕城西有麻壘。壘中可容萬衆。水經注

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相鎮壓。兩邊俱平。相去三丈。叢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水經注 初學記

澗按酈善長曰橋在清水川東也。

仇池山號百頃。上有百頃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回。初學記

澗按回宜作向。

六月二十六日發龍澗。晝夜蕭蕭常寒。不復得脫襦袴。將從七十二人。面盡黎黑。口唇青紫。太平御覽
自龍澗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蕭蕭常有風寒。七月雨便是雪。遙望四山皓然皆白。太平御覽

龍澗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八人固險。雖萬夫亦不能前。藝文類聚

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虺。無尾。太平寰宇記

鳥鼠同穴山。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黃而無尾。凡同穴地皆沃肥。壤盡軟熟。如人耕。多生黃華紫草。太平御覽

澗按。沈約宋書。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華紫草。便有

雀鼠同穴也。寰宇記引。色小白。作而小白。盡作蓋。

羊鵠山。多巖石。少樹木。甚似魯國南鄒山。傍山北行三十里。遠眺。顧瞻百里。但見峻嶺巉巖。無尺木寸草。

太平御覽

澗按。寸草。寰宇記引。作把草。羊鵠山。寰宇記作羊膊山。

羊鵠嶺。東北二百里。有大山。遙望甚似東嶽岱山。極高大險峻。頗有靈驗。羌胡父老傳云。是西王母獲猶

山。太平御覽

澗按。山有鹽池。在敦煌縣西南。

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渡三十里海。即此女國也。太平寰宇記

澗按。國在蔥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主。王姓蘇毗。字末羯。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以丈夫。惟

以征伐為務也。

大白蘭千二百里。有可蘭國。風俗卑陋。從開闢來。口不知肉味。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西夷中不滅者。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而已。戶落萬餘。其人頑弱。見異人舉國便走。太平御覽

白蘭國人。年五十以上。齒皆落。將因地寒多瘴氣也。太平御覽

澍按。白蘭國。西羌別種。後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叱利模。徒東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

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自大嶺嶺北。乙沸界屈海。海西南三百里。有鹽從闊半寸。形似石。味甜美。無黍河東也。北堂書鈔

乞弗虜之地。不種五穀。惟食蘇子。本草注

澍按。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回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惟食魚與

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

塞北有數山。皆培塿小山。北堂書鈔

附錄

寰宇記云。吐谷渾。即遼東鮮卑也。西晉時。曾帥徒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涉歸死。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鬪。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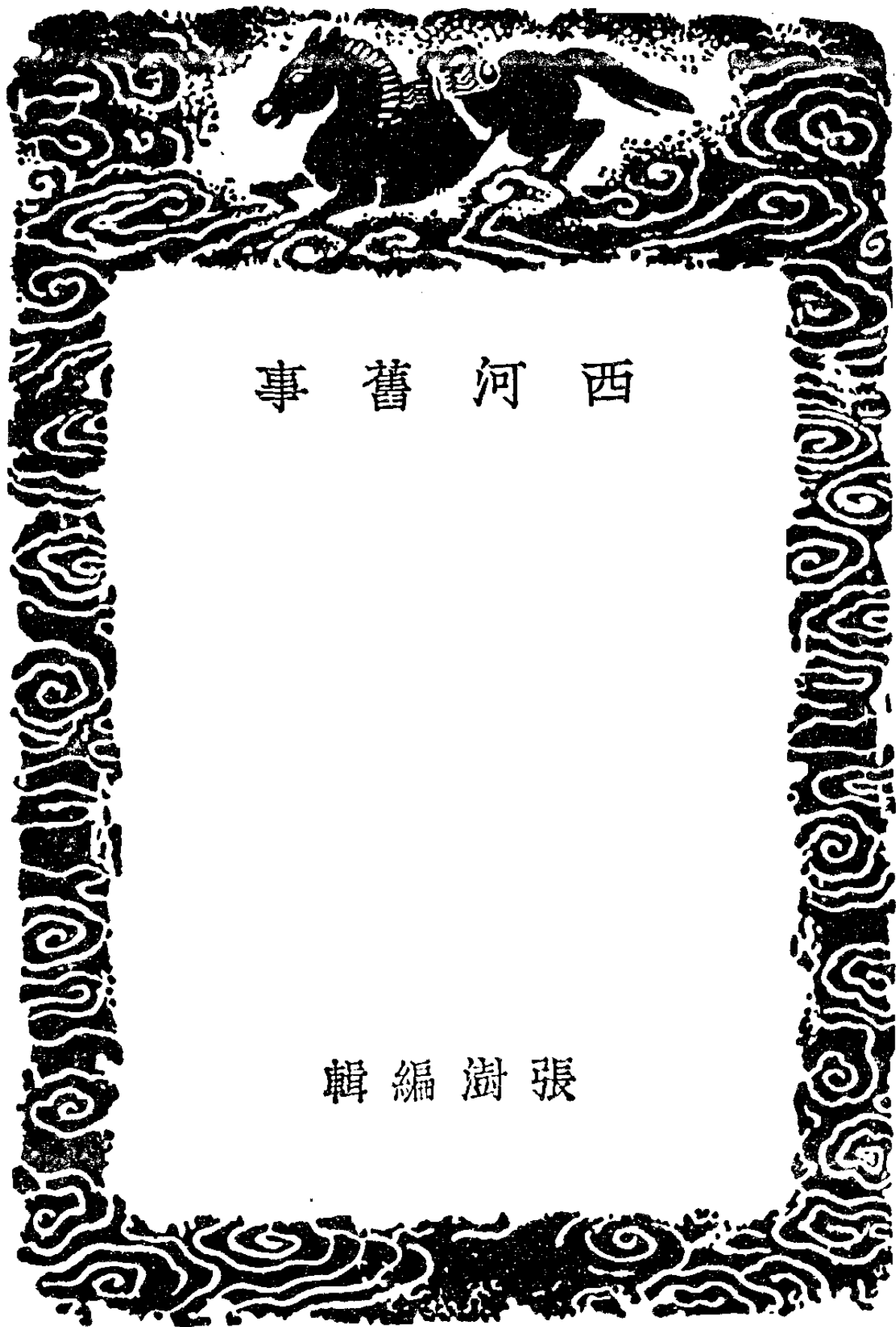
起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其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其松山在今合州。郡境今臨洮。和政州郡之南。及合州郡之地。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自吐谷渾至孫葉延。曾孫視熊。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兼併羌氏。號爲彊國。遣使詣宋朝貢。阿豺死。弟慕瓚立。遣兵擊乞伏茂萇。茂萇東奔隴右。慕瓚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爲後魏主所敗。擁戶口十萬餘。西次罕并。慕瓚大敗之。後弟慕延立。太武帝遣兵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于。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元孫夷呂立。爲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一在赤水。一在灤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尙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其主椎髻。以阜爲衣。其妻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華。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纁羅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頒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殮。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夷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

攻拔其洮陽况和二城置洮州。洮郡今臨洮郡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昌郡今同二年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夷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隨開皇中夷呂侵宏州。今在安化郡馬領縣界遣上柱國元諧擊之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夷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夷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允立場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親王雄出澆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餘萬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祈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隨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隨氏置西海且末河源郡也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党項隨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爲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爲平西郡王仍加趙巨胡呂烏可汗之號旋又爲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爲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稱衰弱而吐蕃彊盛高宗時爲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中開叛去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爲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部落或擬移就秦隴或欲移近豐靈。秦今天水郡隴今汧陽郡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宜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長久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如

在豐靈。復與默吸密邇。必以慮其翻復。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耽邇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及其逃叛之日。穿監收掠馬郡。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失小許吐谷渾耳。豈以句貴之爲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銜鋒突刃。去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爲制。勿輕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繫戀之心亦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降者。今酒泉郡則宜於甘肅州左側安置之。當瓜。今晉昌郡沙降者。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谷渾所降之處。皆是舊居之地。斯輩旣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執自分。順其情。分其執。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必要攢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爲害患慮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谷渾所使。若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臣愚輒以爲勝策。如允臣見。在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彊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爲非。亦易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撫。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以爲羈縻戎狄之良策。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小許吐谷渾。終無以傷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定主。未知所安。必在早安定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邊患。至垂拱四年。諾曷鉢卒。其子宣超嗣立。聖歷三年。授宣超左豹韜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

汗宣超卒。子曦皓立。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安樂州。其部衆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節度副史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寰宇記又云。其地四時恆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天晴則氣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圍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吐谷渾常得波斯草馬。放入海。馬因生驄駒。皆日行千里。故時盛稱青海驄馬。扞泥城一名東故。一名樓蘭。都在國西二千八百里。故鄯善國都也。魏書西域傳曰。眞君三年。鄯善王帛龍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按其後爲吐谷渾所併。扞零城小宛國王治。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土。十三州志。小宛併於鄯善是。龍夷城。漢西海郡治。石國西北三百里。故契翁虜所治。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魏眞君六年。遣高涼王郡討吐谷渾。軍至曼頭城。卽此邑。在國西南五百里。隨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已上城見梁載言十道志。



西 河 舊 事

張 澍 編 輯

四河舊事

本館據二酉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西河舊事序

按漢武帝太初四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太初元年開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是年又開酒泉郡。俗傳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卽古瓜州地。允姓戎所居也。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初築城得金。故名。一曰稱金。取其堅也。此所謂河西五郡。當時以斷匈奴右臂者。式觀豬埜大澤。禹蹟猶存。龍夷荒城。陝流自繞。彌干川土肥如髓。時羅漫酪美。瀉酥市日四合。畜牧蕃滋。信浩穰區哉。而瓜大容狐。海深出馬。雪積百丈。沙流萬里。駝爵璽卵。羔羊鼓臍。帝江歌舞。神烏圖形。饒得千金隄。居延遮虜障。石漆濃如脂膏。金山石成牛馬。抑何荒怪瓌奇與。若乃玄趾燕墜。簡邊卵吞。敦煌鳶飛。魯般楔擊。軒皇拜道于空桐。王母梯几于縣圃。魚澤障前。崔不意效穀。龍勒山腹。李廣利刺泉。以及周生然明之經學。趙歐郭磨之藝術。邛奇龐清之忠孝。日磾文和之才幹。並皆靈幻殊特。聞之者咸欲命駕往尋。討幽采異。何珥筆奮藻者之寥寥乎。隨唐志地理類。有西河舊事一卷。不著作者姓名。今其書已亡。予搜集若干條。彌惜其闕略矣。

西河舊事

清 武威 張澍 編輯

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後漢書注

澍按。應劭風俗記云。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遷于冀。晉徙治此。

福祿城。因謝艾所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太平寰宇記

澍按。十三州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飲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得

金。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是金泉即酒泉也。

麟得此地。本匈奴。麟得王所居。因以名縣。太平寰宇記

澍按。地理志。麟得有千金渠。至樂涇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孟康曰。麟音鹿。

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水經注

澍按。天山一名折羅漫山。見元和志。而括地志作初羅漫山。或作時羅漫山。皆字形相近而誤。

天山最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白。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類海東一百里。後漢書注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鐵下無白字。又一本引。末句作在蒲類海百里之內。又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引。

末句有云。卽漢貳師擊右賢王之處。或引脫類海二字。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也。

祁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輒得之。可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太平御覽

澍核。輒得之。可飽。太平寰宇記引云。飢渴者食之。則飽。又按廣韻。祁連山上有松柏五木。美水茂草。冬

溫夏涼。又有仙樹。人行山中。飢卽食之。輒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可見也。此殆與羅浮山之楊梅。歸

美山之橘柚。同其幻異。

焉支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匈奴失祁連焉支二

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太平寰宇記

澍核。五木。本草別錄謂之蜜香。陶宏景謂之青木香也。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卽青木香。一株五根。一莖

五枝。一枝五葉。葉間五節。故名五香。燒之能上徹九天。古方治癰疽。古樂府云。穉穉穉。五木香。指此

蘇頌曰。修養書云。正月一日。取五木香湯以浴。至老須髮黑。徐鍇云。道家以青木香爲五木。金光明經

謂之矩毳陀香。別錄又云。木香生永昌山谷。陶宏景曰。永昌不復貢。今從外國舶上來。云。出大秦。國人

以療腫毒。蘇恭曰。消惡氣。有二種。以崑崙來者爲佳。葉似羊躑而長大。花如菊花。結實黃黑。涼州異物

志。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也。隨書言樊子蓋爲武威太守。車駕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

獻青木香。以禦霧露之邪。是五木爲涼州之所生矣。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畜。養
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娶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
曰白山。史記
宋隱

澗松。史記正義引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歌末有其慙惜。乃如此六字。太平御覽引云。祁連山與焉
支山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字
句與索隱少異。又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蒯華。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曰燕支。中國人謂紅藍。
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他方人采其
華。染緋黃。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爲面色。可愛。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又按索
隱以西河舊事。謂白山卽天山。祁連爲非是。

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有松柏五株。水草茂美。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夏瀉
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作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

澗松五株宜作五木。

祁連山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致解散。一斛酪得升餘酥。太平
御覽
澗松。太平寰宇記引云。祁連山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致解散。作

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字句微異。

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草上。都不解散也。世說注

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二十里。俗亦謂昇雨山。太平寰宇記

澍按昇雨山。禹貢錐指作卑羽山。蓋以翻本史記註誤也。括地志作昇雨山。為是。

蔥嶺在敦煌西八十一一作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曰蔥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逕休循國南。

在蔥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屬賓國三百四十里。水經注

澍按廣志。蔥嶺山其上生蔥。茂于常蔥。西域諸國志云。蔥嶺高十二日可至嶺。釋法顯佛國記。蔥嶺冬

夏有雪。釋迦方志。蔥嶺高可千餘里。兩邊漸下。南北豎嶺行數極多。百餘條矣。多有山蔥。崖峽青翠。因

以名焉。又按漢書注。藝文類聚。引無河源以下數句。寰宇記引。無逕休循國以下數句。又按西域傳。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于冥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與此書相

發明。

沙州天氣清明。即聞沙鳴。聞於城內。人游沙山。結侶少。或未游。即生怖懼。莫敢前。其沙或隨人足積落。經

宿卻自還山上。太平寰宇記

澍按。或未游。太平御覽引。作或不曾游。

流沙磧在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呼爲三隴。太平寰宇記

澗按寰宇記沙磧自縣之西皆沙磧磧內時聞語笑歌哭之聲審之卻不見人蓋鬼物也。

漢武帝聞大宛馬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爲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驥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馬蹏谷山下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太平御覽

澗按寰宇記引云漢武帝遣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天馬三匹後思歸遂頓裂羈絆驥首而馳晨發京師食時至敦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此處爲候馬亭今晉昌及大武馬蹏谷石上有馬踐之跡猶存字句微異。

繞蒲海肥美良田水草沃衍。初學記

澗按敦煌實錄云有高昌壁故屬敦煌下八字宜補美原引作每田原引作出今改正。

魯般敦煌人與公輸子同名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佛圖作木鸞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伺得木鸞楔十餘下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祆殺之般又爲木鸞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于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



塞外雜識

馮一鵬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
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
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在先
故據以排印

塞外雜識

清 錢唐馮一鵬止園撰

日月山在木爾烏蘇東。乃唐公主遠嫁烏孫王。經此刻日月于山前。以望父母。并以分中外之界也。涼經臺在通天河岸。傳是唐時三藏法師入西域取佛經回。晒經于此石上。狂風忽作。諸經漂沒無存。惟贖心經一卷耳。

星宿海之下流爲通天河。再下則金沙江矣。康熙庚子夏。大兵進藏。過此河。巨浪翻騰。旣無舟楫。又無竹木。緣以牛皮吹氣。名曰昆侖。入水不沈。牽連如筏。乘風掛帆而渡。然人馬驚惶。十渡之中。保全僅半。一夜忽然水乾。淺見底。佇而望之。上游橫鎖水積如山。三軍乘馬前進。軍過水來。依然洶湧。天子神聖。山川效靈。豈虛語哉。

青海在西寧鎮海堡西二百里。亦曰苦苦惱兒。遠望水高於地。溶溶碧浪。周圍六七百里。中有小山。一二喇嘛修真於此。無舟可通。嚴冬海凍。閒有人往來。沿海而居者十八家。王子卽羅卜藏丹津等。自雍正開大兵洗蕩之後。已乏居人矣。

吐魯蕃又在巴里坤大營西。只隔大山一層。便屬準噶爾地界。大營之兵。每歲夏秋移駐於此。十月後仍歸巴里坤。此地產大瓜如斗。味甘如蜜。卽西路出兵之人。有數十年不得一嘗者。

回回瓜乃哈密瓜之變種。形圓扁。蒂深凹。瓤白色。味極香甜。藏三五日。則味變而瓤壞矣。是以不入貢品。產回紇地。瓜名回眼。取形似也。

哈密係沙城。地不過千人。不滿萬。卽回紇種類。我朝西域用兵三十年。皆從此起釁。自大兵萬里遠戍。彼始安堵無恐。今城中樓高垣厚。金帛多藏。妻妾滿前。而軍行過此。糧草反索重價。

天山之下。大鹿成羣。自西北來。官軍排列。烏鎗數十桿。各張弓矢以待。鹿竟至人前。悠然而逝。鎗無一響。矢無一著。或曰此地除牛羊之外。皆屬天帝放生。

余於康熙庚子五月。同將軍宗查布出師西寧口外。於堪布寺下營畢。閒步小溪頭。見無鱗魚擁擠而行。隨手取得數尾。將付庖人。將軍適來立止云。此地山神水神。不服王化。凡網魚獲獸者。雷雨立至。頃刻果如所言。令人禳解乃止。穹廬之外。冰雹已堆尺許。亦異事也。

駝背皆有兩峰。此野駝前後合成一峰。有大力能負千斤。且可半月不飲水。日行千里。性最慈。每墮胎或傷子。必哀鳴百日。胡人唱胡歌彈胡琴以娛之。則止。不可多得。進貢者七駝而已。

昭木哆華言百枝木也。西方金氣盛。樹木絕少。此地有樹百本。因得是名。康熙三十二年。聖祖親臨沙漠。逆夷噶爾丹之妻領兵接戰於此。我軍一砲殞之。金鎧黃袍。橫屍道左。老成將士昔在行營者。猶能道其梗槩云。

西夷準噶爾等。與蒙古四十八家。地界相隔。中有瀚海數千里。信息不通。是天限之也。惟噶斯一路爲稍

近夷使騎駱駝負水而來。則一月可至有水草處。然噶斯亦不能駐兵。是以大營駐於柴且木。

雪蝦蟆出巴里坤雪山中。醫家取作性命根源之藥。軍中人爭買之。一枚價至數十金。且不易得也。

雪蓮花千年不化。元雪處有之。形似蓮花。高可丈許。取以釀酒。倍增春色。蓋陰極而陽生之意耳。亦產巴里坤等處。

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乃漢霍嫫姚將軍所闢地。築長城。夾道二千里。橫截匈奴右臂。正所以斷西北兩方之連結。長城之內。城堡相連。軍民居之。但寬闊處不過二十里。狹隘處僅三五里。長城之外。西番雜處。西番內附中國。而外通西虜者也。變亂叢生。奸宄百出。皆此種類。

莊浪古伊吾地。路最狹。羌戎逼處。標掠行旅。乃其長技。尤爲四郡及各路大營之要區。當年僅設參將一員。綠旗兵五百。今添設滿副都總兵。各領重兵。庶足以資彈壓耳。

西寧古湟中地。亦名河源。羌戎土司繞其東南。喇嘛回夷聚其西北。黃河於此入口。向設大兵重鎮。逆夷羅卜藏丹津起兵犯順。全力攻打西寧。我兵固守城中。及東路一隅耳。提督岳鍾琪自蜀赴秦。先搗賊巢。逆捲東來。逆夷恐怖而去。去後一月。年羹堯之追兵始出青海一帶。不從賊而來降者皆掃除之。

西寧之西。五十里曰多壩。有大市焉。細而東珠瑪瑙。粗而氈毯藏香。中外商賈咸集。一種纏頭回子者。萬里西來。獨富厚於諸國。又能精鑒寶物。年年交易。以千百萬計。

佛氏相傳云。文殊舍利化身爲宗哈巴。而達賴喇嘛爲宗哈巴大弟子。闡揚佛教。法力宏深。托胎變化。已

六轉人世。今世名噶拉藏嘉謨撮。年甫十三。在西寧塔兒寺。登寶座說法。凡貴賤人等。羅拜臺下者。何啻億萬。康熙五十九年。奉旨封以國師。賜以金印。大兵護送起行。住持西藏。聆其謝恩語。有云。我本童幼。豈知前身是否佛子。今既邀封。諒已無差。可謂謹而知禮矣。

方言呼脫脫。華言再來人。董噶爾其名也。住苦苦惱兒東。專窺清俊少年。神魂出舍之頃。彼卽以神投其舍。少年魂返。無歸則死。千百年來。不知傷幾許人命。自元明以來。皆有國師之封冊。想借以驚服無知之番虜。然修之終不能成。天意存焉矣。

武威郡卽今涼州府。雍正元年冬。青海反。虜酋撥什格。免大青領十萬衆。犯邊鋒甚銳。是時提鎮將弁。及兵備道。俱進剿卓子山番賊。未還。城中武職。惟遊擊把總二員。兵不滿百。倉卒無備。官吏賓佐。紳士民壯。一擁上城。日夜謹守。庫內旗旄軍器。盡列城上。訪拏奸細喇嘛八人。卽行梟示。一面請援於西寧大營。一面訓習民兵。旬日之間。得馬兵三百。步兵一千五百。虜兵駐營二十里外。遙望聲勢。逡巡不進。援兵又至。解圍而去。

山丹縣界有水一勺。停泓山下。大碑屹立。書大禹導弱水處六字。

涼州砂磧之區。近城四面皆沙石。大小磊磊無一寸土壤。掘地至丈許。尙皆大石。然頗宜于果木。而梨爲最。三春花似玉盤。八月果成金墜。形長而味美。收藏至冬。及春則皮黑。剔破一指痕。吸之入口。清沁無比。滌盡人閒烟火氣矣。

山丹縣城。築於山麓。古云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卽此遙觀山色。如一片晚霞相映。萬樹桃花亂落。走馬垂鞭。應接不暇。

祁連山。卽天山。在甘州城南。插天高峙。延袤不斷。番虜往來孔道。靖逆侯張勇提督甘州時。遊巡四出。邊境肅然。一時名將如王將軍進寶等。皆出麾下。雄風偉槩。可以想見。

張掖郡。卽今甘州府。池塘寬廣。樹木繁茂。地下清泉。所在湧出。張侯帥府之旁。有園池。沿曲折。可作水遊。亭臺山石。佈置得宜。皆出笠翁李漁手。名將風流。有此遺跡。

甘州城中。大石磊磊。磨琢之皆成綠玉。俗名噶巴玉。嗤其似是而非也。余曾令玉工製一磬。可二尺許。臨發不能攜。至今惜之。

張掖山丹百里之中。皆產林檎果。甚甘美。居民收而搗之。作成單。卽爲龍鳳花卉之形。宮中以爲籠罩糖果之單。遂得是名。

西番卽犬戎。戎是也。不住房舍。惟於窞穴藏身。男戴白犢笠。衣白褐衫。婦女衣色褐。當嫁時。通身穿挂螺蛤之殼。亦曰頭面。遂服之。終身不解。以西虜爲主。呼喇嘛爲王。每年納貢於二處。名曰天巴。邊將嚴明。則奉法惟謹。邊備稍弛。則乘閒而起。康熙之末。肆橫異常。賴涼莊兵備道蔣洞。親率民兵進剿。民間受其荼毒。歷有年矣。及鋒而用。一以當千。番人至今戰慄。

台吉。齋。蒙古之親族也。官長也。喇嘛。蘭。占佛家弟子之通稱也。

臯蘭之僧多半茹葷。莊浪以西則借妻子而住廟中。全不爲怪矣。俗名火居僧。

酒泉郡有泉香之異。因以得名。卽今肅州地。冷沙飛。河西絕塞也。惟有古鐘二口。一懸北門。一在嘉峪。每夜五更自鳴。雙應六十里之遙。無閒隔也。西方之金迴異凡響。

燉煌郡卽沙瓜州地。今設安西鎮。出嘉峪三百里。乃至其處。向爲荒壘。今稱雄鎮。爲河西之鎖鑰。

康熙初年。降將王輔臣。原名馬鶴子。叛據臨洮府城。奮威將軍王進寶領兵進攻。黃河巨浪無舟。賊人不備。將軍一人躍馬渡河。兵亦隨之。頃刻登城。一戰而復得大城。輔臣又降。遂成千古奇功。至今邊民圖其酣戰之形於寺壁。

高臺屬甘州。乃來往大營必經之路。縣雖小而多泉。居民頗識稻米之性。播種得法。此地開屯田最宜。

青海酋長大青和碩。察罕丹津。原授親王爵。額爾得。捏額爾。克托。柰。原授郡王爵。雍正元年春。與親王羅卜藏丹津。貝勒撥什格。兔大青。四人。一同對天盟誓。約會同犯各邊。將軍宗查布領兵駐柴旦木。已得實在情形。并有出首之青海世襲公爵某某等呈狀。備細上聞。是年二月朔日具奏。適總督年羹堯在京。世宗傳詢之。羹堯云。青海之人必不叛。此宗查布欲生事立功耳。是年秋。大青和碩。領二萬衆進河州口。額爾克。額爾得。涅。領二萬衆進甘州口。皆聲言羅卜藏丹津。燒我兩家之佛像經卷。是以進口躲避。名雖內附。將爲外應。羹堯各給口糧衣食。糜費不少。幸羅卜藏丹津在西寧敗走。撥什格。兔大青。在涼州觀望而去。此二假降之猾酋。亦竟寂然而去耳。羹堯授撫遠大將軍。進封三等公。其在邊籌畫類如此。後

以欺誑伏法。青海于雍正元年十月反。次年二月。將軍岳鍾琪削平之。

汗血馬。從波斯內藏而來。瘦骨稜稜。其行如風。乘者但聞耳中有聲。不知座下有馬。桃花血汗。點點如珠。只此一觀。仍由青海歸藏去矣。

玉門。卽漢班定遠屯兵處。漢兵至此而止。今大兵直駐巴里坤。且滅吐魯番。已過二千餘里矣。

瀚海。有數十百里者。有千餘里者。但有沙石。而無水泉。石中明亮。多山川人物之奇形。五彩雲霞之變色。光華燦爛。莫可名狀。蓋無形之水。皆藏於石中也。又曾於御史某處。見瀚海石朝珠一串。中皆水草魚蝦之屬。無不酷肖其形。

康熙庚子夏。平逆將軍貝勒延新奉旨領兵護送達賴喇嘛進藏。皇十四子大將軍於木爾烏蘇餞送。旌旄戈甲。寶蓋幡幢。金鼓號令之聲。鈴鈸宣揚之器。一時並發。列隊以行。尤稱盛事。

磚井。在陝西榆林定邊之閒。村中有此一井。四外皆五十里方有泉水。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過此。人馬十餘萬。日需水數萬石。守土者先期竭蹶運送。僅供人飲。馬渴不能顧矣。是日午時。兵到大營。方定。山水忽來。滔滔不絕。溝澮皆盈。皇十四子大將軍遣飛騎遠尋水脈。在磚井村東北三十里山中。忽開一石口。水從此出。流至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磚井堡外立無量壽佛寺。穹碑特立。頌聖天子功德。以垂之永久云。

黃河自西寧入口。流至寧夏。復出口。環遶二千里。至山西保德州。陝西府谷縣。兩山夾峙處。復入口。套中

二千里地。一片膏腴。周遭平坦。可畊可居。可漁可獵。中原之所必爭也。今已歸誠。邊民出種。無分彼我。後賀蘭山。在寧夏西百里。向無人居。康熙閒。固始可汗之曾孫阿保。首先內附。仁皇帝憐而養之。命大學士明珠教習滿漢書。尙和碩莊親王郡主。使世居賀蘭山。今青海諸酋皆叛去。惟此獨存。

元太祖陵。在河套中閒。不封不植。深埋于地下。葬後放馬十萬匹。使土平草長。了無痕跡。然後掣去之。方言鄂爾多斯。華言上帳房。河套之中有穹廬十頂。係蒙古諸王奉元太祖春秋享祀處。至今蒙古人過此。皆爲下馬。四十八家各派宗支官屬守之。分爲六旗。皆服本朝衣冠。受爵祿。丁查拉史者。卽鄂爾多斯之台吉也。康熙五十九年。自領蒙古部落五百人。隨大兵進藏。歸至甘州。余因問其曾讀漢書否。答以蒙古語曰。默得黑烏歸。卽漢語不知道也。細詰之。則壁上詩詞。句解字識。方知口外有藏書。乃元末時帶出。至今有傳之者。

石花魚。出保德州府谷縣。兩山中閒。黃河深處。但食巖上落下之翠苔。肥美無比。

歸化城南二十里。卽大青山。萬壑潺潺。羣峰疊疊。樹木叢茂。烟霞變幻。疑入天台路矣。行過數里。轉入一區。則峭壁凌空。青綠之色。出自天然。峰腰石榜。有四大字。曰大癡筆意。而不書姓名。

康熙六十一年夏。余出皇甫川口。至歸化城。望大青山下。高冢巍峨。翠屏環列。細草茸茸。輕烟紗縵。標致不同。詢之士默忒人曰。此昭君冢也。因下馬息于旁舍。題七古一篇于壁上。詩載止園集中。青塚之草。四時皆有人皆知之。尤可異者。冢在平地。朝朝暮暮。青烟繚繞。或如寶蓋結其頂。或如裙幅拖其足。或如束

帶纏其腰。或上下左右。劈空半掩。皆畫然整齊。無一些拖帶處。余在歸化。寓居最高敞。軒窗之外。卽望見之。且久留五旬餘。是以見之甚悉。噫。此天地山川之靈氣。特爲昭君表其奇節耶。

胡女之已嫁者。左右各垂一髮辮。未嫁者髮辮零星下垂。已嫁而夫亡者。則倒捲其辮以繩扎之。各戴帽帷。入招時。則皆脫帽長跪。摩頂受戒。招者華言寺廟之類也。歸化城有大招小招。藏經在焉。喇嘛居之。朔望日。婦女求嗣者。入招禮拜。

土默忒婦女。已半改內粧。惟入招禮佛。則繫紅黃紬一縑於胸前。謂之胡巴三什。其男子亦有拴紅布囊於腰間者。謂之胡巴什。皆華言在家修行之謂。

婦女上塔週行。手持數珠。宣揚佛號。謂之轉輪。求免輪迴之厄也。余於康熙後壬寅五月。在歸化城。見野外桃花正開。花深紅而艷絕。然皆高不滿二尺。少陵詩云。短短桃花臨水畔。想蜀中桃花與此無異也。

望鄉臺。在雁門殺虎之兩口間。乃李陵宴蘇武於此。望鄉臺因以得名。

李陵碑。在歸化城西南百餘里荒草中。頽然而峙。人猶呼李將軍碑。然字跡已不可彷彿矣。

花園在宣化懷安兩邑之間。傳是蕭太后避暑時所建。有洗妝樓。今已悉燬。其地山回水曲。風景甚佳。當年韻致可想見耳。

山海關。爲長城關鎖。自秦漢以來數千年。防守至謹。本朝應天順人。坐定中原。蒙古四十八國。皆我藩籬也。

一片石在遵化西北高山疊疊。長城倚之。片石巖巖立關爲口。有明之所恃以爲險者。王師旣入。流寇遠亡。任人往來矣。三屯營在豐潤界景忠山下。乃明帥戚繼光屯兵處。其時紀律明而修築整者。此營爲最。船廠之東有拉泊石山也。四面平坦。中間一山。突然而起。上有石樓。樓中有石鼓。鼓在空虛。行人一望可見。但聞木魚聲。無路逕可上。週遭綠水環之。水冷入骨。蓋石山之來自長白。綠水之源出鴨綠江。宜其清且秀有若此。

鴨綠江水綠真如鴨頭。中多珠蚌。其殼厚且長。產珠極光圓。微帶青色。有官監採擇其合度者。進上用。餘皆一撒江中。以山海關禁嚴。不得私帶顆粒入關。故爾。

威虎者。獨木船也。以大木剖而鑿之。坐以浮江。甚穩便。松花江出大鱈。亦以此船施網得之。

自寧古塔北上。往三姓。路中有小石室數百間。其高不滿三尺。沿江而居。傳是古小人國處。室在而人不可問矣。

石頭店。在寧古塔之南。生成一片石。橫亘十餘里。絕無土壤。能生松柏。下聞水聲潺湲。破隙開投以小石。丁東有聲。或曰昔仙人鍊丹於此。傾其爐。化爲此大石也。余亦疑而未決云。

洗北之人。卽魚皮達子是也。住伊蘭哈郎。烏蘇里一帶。不生五穀。但知漁獵。然魚多於獸。不須網罟。每歲魚大來時。逆流而上。一擁萬萬。至灘淺處。皆躍而過焉。人排立於灘上。以棒擊之。魚被傷。順流而下。乃於下灘截取。堆積如山。風乾鹽晒。藏爲半年之用。人食之餘。卽以喂馬喂犬豕。并取其皮爲衣幫。頗光耀奪。

目。

阿機卽樹林。自船廠至寧古塔。經過兩樹林。一在拉泊南。長七十里。一在拉泊北。長九十里。彎彎如弓狀。其實兩林卽一林也。行者適逢其兩弓梢耳。延袤數百里。林中蔽日遮天。獸蹄鳥跡。在在皆是。中有小徑。僅容一車。然高低坑坎。艱難萬狀。創參者爭趨之。不知有性命之憂也。林樹皆枿橫屈曲。惟松樹直上。沖霄無一旁枝。有類於杉。結果大如半升松仁。生則草氣。晒乾則可食矣。自寧古塔之北。犬多於衆畜。且大而有力。冬春之際。冰雪載道。凡薪米之物。皆用冰床裝載。縛犬數十拉連。長鞭以驅。犬行疾而冰更滑。日馳數百里。犬之有功於人若此。

自烏蘇里以北。家家使鹿。亦猶三姓等處之使犬也。不特駕車。亦可乘騎。野獸也。而馴服若此。昔有扶南國以鹿駕車。見之南史。今信然。

北海人多數百齡者。百歲而死。便爲殀矣。其三時亦如平人。惟冬至之日。一家男女老幼。閉藏密室。共爲長夜之寢。至來春雷響。則起。如蟲入蟄然。有烏蘇里男子娶妻於北海。卽家焉。又暫往他處。至臘方歸。啓戶視之。妻已熟睡。不忍遽別。以臉相喂而去。夏月又來。妻竟傷其面矣。

五國城在寧古塔東北七十里。俗名捏黑。金主逼辱宋徽欽二宗。卽其地也。

國語哈郎。猶言聚族而居也。趙家哈郎。在五國城之北。金人遷宋二帝。自五國城來居於此。冷山在其前。河流繞其後。陰風慘淡。積雪瀰漫。至今人猶呼趙家哈郎云。

寧古塔有彈丸之城。副都統鎮之。城外卽松花江。沿江而居者。皆未入關之滿洲。凡崔峰、烏蘇里、三姓、紅旗街、黑龍江新城。各處所之人參、東珠、貂皮、元狐。一切箭桿弓料之物。每歲秋冬皆貨於此。江南各省之人。亦萬里而來。乃一小都會也。

採葠之人。過寧古塔則分三路。北曰烏蘇里。東曰崔峰。西南曰紅旗街。數千部票。各分頭採取。有得數十斤者。有僅得數兩者。交官之外。聽其自售。

船廠。今改永吉州。伐木爲城。倚江爲險。發各省刑徒充配於此。設將軍鎮守之。蓋關外各鎮之要區也。願刑徒俱非善良。生聚日衆。不惟約束當嚴。亦宜開屯田。興學校。俾風俗日進於淳可耳。

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本朝發祥之地也。聖祖仁皇帝遣大學士索額圖等十人前往致祭。山高而深。鴻濛杳渺。雲氣長浮。從未有入登其顛。十人虔潔拜禱。頃刻之間。川壑峰巒無不朗照。祭畢下山。忽見大鹿十隻。從高墮下。如束縛然。十人知爲山神所賜。各載一鹿而歸。十人中有孔公古禮。乃滿洲鑲白旗參領。爲余言之特詳。

屏風十二。在白山之頂。江源之旁。屹然高峙。屏上細草如茵。繁花似錦。纏錦周匝。錯采鏤金。天工人巧。莫可名言。

三江水出東西北三面。如船廠、新城、齊齊哈郎。三姓等處。江水皆可灌地。地亦滋肥。發生最易。其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居人稀少。漁獵爲生。不知耕種。偶見劊參人。帶出菜子種之。每株重二十餘斤。地脈之厚。

可知。

三江源在長白山頂。週圍幾及百里。泉源如沸。清可見底。荇藻參差。纖塵不染。乃鴨綠、松花、黑龍三江發脈之處也。

負義侯田份。伊祖田雄。乃前明靖南伯黃得功之中軍。得功陣亡。雄挾福王出降。是時世祖封以侯爵。重信賞耳。加以負義。使天下後世共凜君臣之分也。及其孫應襲。聖祖存其爵而革其俸。永爲船廠水手之長。有客過江。則以名帖拜而求助焉。

黃龍府。卽金東都。在石頭店之東北。故壘猶存。城西有水。灤甚寬廣。魚肥美。鯽魚一尾重五斤。卽關東亦推爲珍味。

紅旗街。在寧古塔西北五六百里。江沿之際。水亦清淺。江北乃朝鮮界。併望見其城。

鹿肚石。從鹿肚中剖出。形如雞卵。見風卽硬。斧鑿不能施。色微黃。開嫩綠。綠者皆成竹葉紋。採參商人得之。進上。頗滋溫語。始知其爲祈雨靈應之物。

護拉。以阜皮爲面。以鹿皮爲底。卽革履也。內填白草。草茸而暖。卽名護拉草。穿之踏冰雪甚宜。興王之初。無分貴賤。禦寒必穿此履。

哈石馬。卽水雞也。在石隙中。皮黑而油珠滿腹。以香糟製之。則油不化。鮮而且肥。關東口外有之。江珧柱。其殼如蚌。而一角長舒。只在春分前後三五日開。江邊有之。過此則不知所在矣。土人呼爲獨角。

蟬。

紅旗街已接海島。海蟬隨潮而上。大者橫長丈許。小者亦徑數尺。與犬獐等物遇。則張螯夾之。必折其股。居人素不識其爲何物。見其來。則羣走而避之。余知其爲蟬。令人以石擊之。蓋碎膏流。煮食之。味至美。至今爲居人添一食品云。

遮鱸。出松花江。四鰓。大尋丈。入貢者衣以布。編以荆。專車而送之。爲上膳之珍。京師市上無有也。惟有塔廠者。俟入貢後。開得一二尾。

松花江多鱈魚。大者二丈許。漁人以游絲細網。橫江截之。鱈魚入網。自愛其身。不敢用力。漁者幾十人。乘小舟左右牽網以行。至一日夜而魚力竭矣。則順手一拽而起。否則有裂網沈舟之患。

瀋陽城中。向多僧尼道衆。本朝初定關東。選僧尼之少壯者一千人。卽成婚配。後所生子女。編籍曰千丁。諸外國奉貢職。惟謹。莫如高麗。一歲之間。使者不絕於道。且衣冠禮樂。有古風焉。

山海關外四十八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悉皆元代後裔。受爵本朝。奉正朔。依服制。世爲婚姻。歲歲接踵來朝。因得安居近塞。存其宗祀。

蟒式。乃國家逢大典所行歌舞之式。蒙古皆能之。

俄羅斯地處極西。過此則纏頭回子國矣。亦一二年開使臣一至。帶來皮張貨物。頗堪適用。其人喜食胡椒等熱物。又每於冬月中入冰中洗浴。盛暑時仍戴貂皮暖帽。

纏頭回子國。在俄洛斯準噶爾兩國之間。郭以銅磚壘之。城以玻璃砌之。郭外行四十八日。而始一週。其中宮闕之巍峨。衣冠之美麗。珍寶玩器之多。與馬僕從之盛。實爲西南第一區。歷古今無二主。鄰國來犯其境。其君使人謂之曰。爾國尙有乞丐偷兒。吾不與較也。亦從不通使於中國。其買賣交易。至西寧多壩口而止。

喇嘛一教。有黃衣者。如達賴喇嘛等。修真養性。來去明白。寥寥數人而已。有紅衣者。如地母地藏等。呼風呼雨。遣將驅雷。亦止數人而已。我聖祖仁皇帝常治地母以法。而彼竟無如何也。此以下更不可問。總之諸蒙古信其法而歸其教。紛紛迷惑。莫可救矣。每見其念經作佛事之日。則晨起飽食牛羊酥酪。到壇則搖鼓弄鈸。打鬼耍叉。駭人耳目。以爲娛樂。都人謂之喇嘛戲。其經卷皆西番字。試問喇嘛中能解經義者幾人哉。

西洋人知歷法。通天文。更精黃白術。到處開點。誘人入教。而終不傳於人。器用雖多。不過奇技淫巧。供玩賞而已。非中國所必需。惟酒味清冽。善飲者數杯卽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河記及其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密



33
4
3181